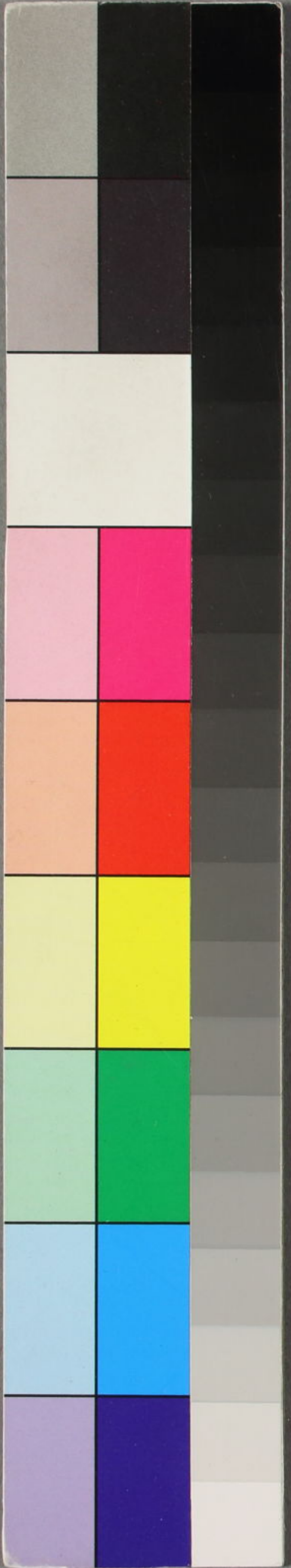


遺言類記

上

□ 9
3640
1



伊予
2282
卷

安藝吉村斐山先生錄

遺言類記

門 9
號 3640
卷 1

吉江忠李



曩者余為子弟輩講先儒淺見先生所述靖獻遺言已而卒業子弟輩進請曰自明初遜國之亂至其末造節義之士蓋不復尠矣盍繼之輯為一書以使吾儕得覽焉余曰遺言已足矣勿以為也假令為之余之謏聞薄識豈能免狗續之譏乎曰非敢公諸世也庸何傷慙慙不

已適長夏講習稍暇乃採明史及南疆
繹史等書試哀次之始於楊繼盛終於
瞿式耜粗做遺言體裁且因類附記遂
成若干卷以授告之曰嗟乎諸君子之
赴義遂節以存綱常於將滅者孰非講
學之力蓋道義之學至明氏中葉而大
明於天下既有足以維持民彝感發天

良者矣是故及璫禍沸騰運丁板蕩真
儒名臣猶彬彬輩出與夫文謝諸公後
先輝映相為其盛焉然而或疑其無
救於國家之敗亡孟子不云乎若夫成
功則天也諸君子亦各盡其分而已矣
抑吾人讀書講學或徒激於勝心浮氣
騖於功利權謀而毫無所得乎天良

民彝之實則先儒之述亦將同於鞶帨而况於茲編乎既以告弟輩且以自警焉

慶應紀元乙丑閏五月吉村駿識

井關謙書



遺言類記目錄

臨刑詩二章

楊繼盛

遺表

高攀龍

答友人書

呂維祺

衣襟詔

莊烈帝

殉難詩三首

劉宗周

荅清睿親王書

史可法

永設詞

張肯堂

絕命詩

瞿式耜

右共八卷

遺言類記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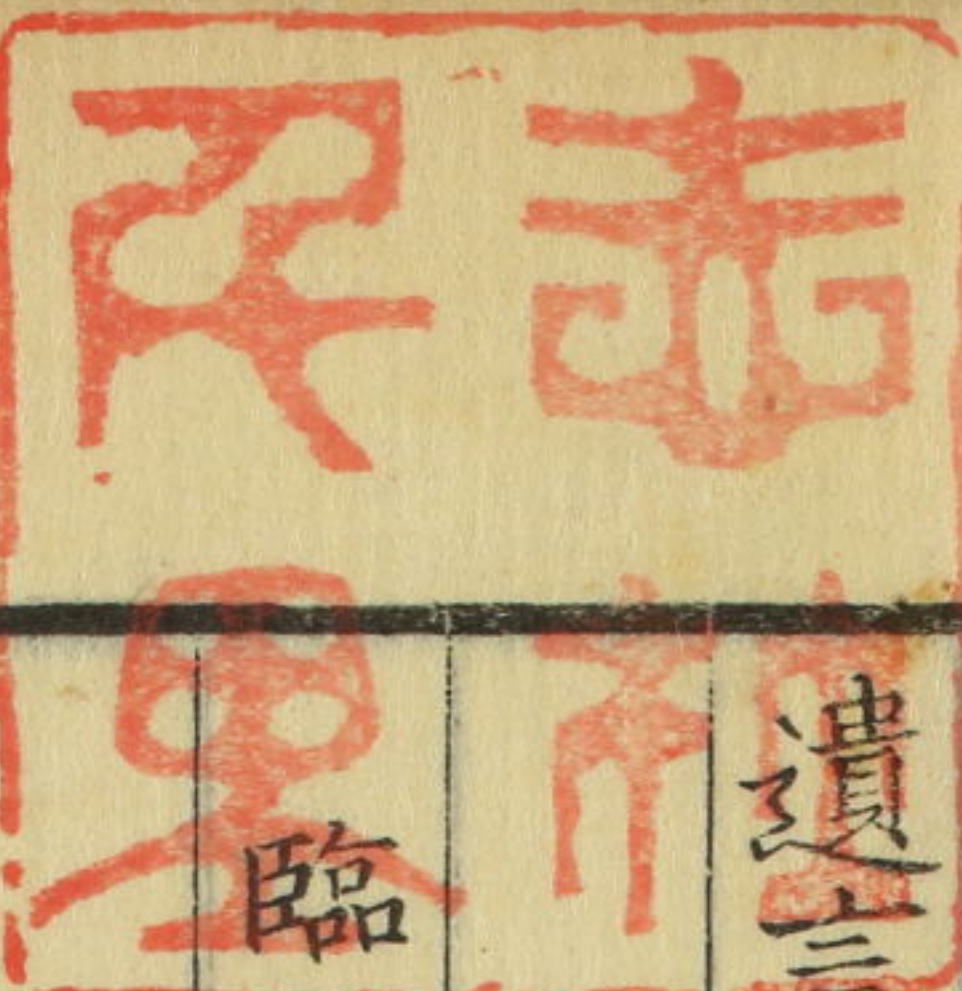
吉江忠孝

安藝 吉村駿 輯

臨刑詩二章

明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繼盛字仲芳，號叔山，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覩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邪？兄言於父，聽之。學然不廢牧也。年十三歲，始得從



師學家貧益自刻勵

王世貞撰公行狀曰十八補邑諸生踰冠

讀書於邑寺僧舍恒讀至夜分會寒無下

襦透屋行且溫誦日所臆令脛微暖得稍

假寐又每舉鄉試卒業國子監祭酒徐階

字子升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

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

字汝節號苑洛謚恭簡遊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

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

著二十九年秋俺答躡京師南中議發兵

勤王無敢行者繼盛奮曰君父之難何敢

辭也既而議罷十月考滿召改兵部員外

郎道由山東乃特趨曲阜謁孔顏廟又枉

道登泰山絕頂自著年譜題絕句曰志欲

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未序云予讀孟子書

以為天下惟泰山為高今陟其頂而觀之

則知所謂高者特高於地耳而山之上其

高固無窮也予於是悟學之無止法矣

明年二月赴京時邊患急咸寧侯仇鸞以

勤王故有寵帝命為大將軍倚以辦寇鸞

中情怯畏寇甚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

媾幸無戰鬥固思寵繼盛以為讐耻未雪

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謀
大畧謂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
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讎也而先之和
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
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
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
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
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
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媮食弛解兵事不
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
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
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
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
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
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
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
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
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為市以羈

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
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
曰吾陰市以益我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
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
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賞
是名羨而實大損也曰俺荅利我市必無
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
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
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
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
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為陛下主其事
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陛下宜奮
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叢明詔選將練兵
不出十年臣請為陛下竿俺答之首於藁
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
大學士嚴嵩等議鸞攘臂罵曰豎子曰不
睹寇宜其易之密疏詆繼戚阻邊計乃逮
下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

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鬻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為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揚公即須我曹穹帳亦舍之况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揚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鬻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鬻凌己心善繼盛首攻鬻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鬻且念起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妻張氏曰公休矣且歸耳一鬻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鬻也公何以報為繼盛霍然悟曰吾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具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曰臣狝直罪臣蒙天地恩起擢不次夙夜祗懼思圖報稱盖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

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為災皆嵩所致。請以嵩十大罪為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

司票擬蓋其職也。高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群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沉鍊劾高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高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高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鵠，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躡掌工部總兵陳圭游紗後府。巡按黃如桂亦驟亞太僕，既籍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為大將，鸞冒禽哈叭兒功，世蕃亦得增秩。高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勾賊而高世蕃復勾鸞，是引背逆之姦臣。

大罪六也。前俺荅深入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誤我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兵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

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脫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踈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為迂踈，巧彌縫者為才能，勵節介者為矯激，善奔走者為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

皆尚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
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此十罪而又濟之以
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
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
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
納也用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
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
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
嵩之鷹犬也畏厥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
結為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
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葛也畏科
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
行人之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
御史之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
餽贐相屬所有愛憎殺之論刺歷俸五六
年無所建白即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
敢忤嵩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
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

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為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狀行。

曰：是時海內士大夫傳錄公疏，至紙為貴。嵩見召問二王語喜。

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大怒，命下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尚書何鰲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案先生集云：五歲兒入視，遣歸不去，同宿數夜，有感良知，好向孩極看，天下無如父子親，我有乾坤大父母，孝情不似小情真，又有午睡詩三首，其一曰：踈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自來獄中作，因照恐落窠中第一日。人此皆似係獄中作，因摘錄。每出朝審，士庶夾道爭欲一見顏色。

至擁塞不能行入朝內臣勞以酒肉白金
悉謝不受觀者共指曰楊公天下義士今
得見之幸也又指其三木竊歎曰奈何不
以此囊萬頭司業王林詣嵩曰人言藉藉
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
當救之其黨胡植鄆懋卿怵之曰公不覩
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領之會都御史張
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
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張氏伏闕上
書曰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徂書生
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
再經奏讞俱荷寬息今忽闖入張經疏尾
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
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監臣蟻
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必
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
禦魑魅必能為疆場效死以報君父臣於
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嵩屏不

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晦死西市年四十
 臨刑賦詩二章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初
 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
 山自有膽何蚺蛇為遂談笑赴堂及入獄
 創甚夜半而蘓碎甕盃手割腐肉肉盡筋
 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
 氣自若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
 以繼盛為首贈太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
 任一子宮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

名旌忠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
 人補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
 魂補

胡或曰讀先生阻市誅姦兩疏及赴義二
 詩方之睢陽聞遂柴市衣帶更令人傳誦
 悲歌毛髮上指張鳳翔曰予聞之故老公
 死喻時肅皇帝尚惓惓問公獄意欲釋而
 用之方知相嵩附公名他獄辭以陷於死
 從此遂燭蒿奸而鄉公應龍林公潤得相
 繼奏則公一死不惟無損肅宗日月之明
 益增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益於

君則為之公之謂也蓋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存其沒社稷均賴之非區區以烈士名也

與何吉陽書曰別時辱教言諄諄切於骨髓弟以愚疎謀為拙謬自貽顛躓負教甚深園土二年仰托雲庇居食如常身心寧靜患難夷狄若有所得是前日相講之學乃今日受用之處也所苦者危疑了立日伍囚徒一點生機不見長進恐終為鐵背漢而已便中望賜教万万此時此際生死

未卜誌表之託兄與淡泉諾之矣不知肯不負否也

案吉陽名選湛甘泉門人先生嘗與之為五日之會則講論終日一力行其言曰予死生利害之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加也又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云年來學業如何幸勿蹉跎也嗚呼先生所得於學者深矣故蒙難之際處之泰然終無怨悔之意豈不

一代偉人哉
馮恩字子仁號南江松江華亭人幼孤家貧母吳氏親督教之比長知力學除夜無米且雨室盡濕恩讀書牀上自若登嘉靖

五年進士除行人執贄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謚文成擢南京御史帝用閣臣議分建南北郊且欲令皇后蠶北郊恩上言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禮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恩草疏時自意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於是益感奮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言思上疏劾張半敬汪鋹方獻夫曰張半敬之姦久露汪鋹方獻夫之姦不測陛下

去乎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半敬根本之彗也鋹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思日受榜掠瀕死者數竟論死長子行可字見卿年甫十三伏闕訟寃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呼乞救終無敢言者時鋹已遷吏部尚書比朝審鋹東向坐思獨向闕跪鋹令卒拽之

西面。息起立。不屈。卒呵之。息怒叱卒。卒皆靡。鏹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息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為大臣。欲以私怨殺言者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寮。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為厲鬼。擊汝。因詆鏹不已。鏹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息聲亦愈厲。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歎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息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不省。又明年。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許。其冬。事益迫。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為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不傷臣心。臣

遺言卷之一

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通政
 使陳經為入奏帝覽之惻然曰忠孝乃出
 一門耶詔免其死遣戍雷州越六年遇赦
 還家居專為德於鄉年八十一卒學者稱
 為忠惠先生行可既脫父於死越數年遷
 應天府通判有善政

倪元坦曰先生受業於王文成以理學為
 名臣立朝勁節罕有其匹余與先生裔孫
 學博以昌為外兄弟備聞四鐵精忠
 及京兆純孝輒不禁為之流涕云

楊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年二十始讀

書家貧燃薪代燭挾冊躬耕兄為吏忤知
 縣繫獄爵投牒直之竝繫會代者至爵上
 書訟寃代者稱奇士立釋之資以膏火益
 奮於學立意為奇節從同郡韓邦奇遊遂
 以學行名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久之
 擢御史以母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笋
 生推車糞田妻饑於旁見者不知其御史
 也服闋起故官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學士
 夏言尚書嚴嵩等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

中宵不能寐踰月乃上書極諫曰今天下
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
即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竟成俗賕賂
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
面諛流為欺罔士風人心頽壞極矣諍臣
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
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今日致危亂者五
一則輔臣夏言習為欺罔翊國公郭勛為
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之民不憂恤

而為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不覩朝

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

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字殿之羅

洪先字達夫非死即斥所損國勢不小疏

入帝大怒立下詔獄拷掠備至梏鎖晝夜

血肉淋漓死者數矣而爵氣定故得再甦

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以救爵箠死獄中自

是無敢救者部郎錢德洪字洪甫劉魁字煥

晴周怡字順之先後以言事下獄相與講學

不輟德洪先釋爵願有以為別德洪曰靜
中收攝精神勿使游放則心跡湛一高明
廣大可馴致矣作聖之功其在此乎爵敬
識之與魁怡讀書賦詩如是者五年二十
四年八月有神降於亂帝感其言立出三
人獄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亂仙之妄帝
怒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
罷浹復逮三人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
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

屏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
左右觀者為泣下在獄又三年高元殿災
帝怵忽聞火中有呼三人姓名者次日釋
歸歸二年而卒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
卿謚忠介所著周易辨錄中庸解則獄中
作也

黃宗義曰初韓恭簡講學先生往拜其門
恭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已叩其學歎曰宿
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剛大之氣
百折不回人與椒山並稱謂之韓門二楊

當明氏中葉直諫之士接踵而起其侃

侃報國之志之死靡他真足以使頑懦
知所興起矣然其忠最烈而禍尤酷者
莫楊忠愍公若也今此編以公為首因
錄馮揚二公以附焉餘不能悉述後皆
倣此

遺言類記卷之二



安藝 吉村駿 輯

遺表

高忠憲公攀龍

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舉萬曆十七
年進士授行人言事謫揭陽半載而歸尋
遭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
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丞天啓元年進
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孫慎行

字聞斯號洪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

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誅歸獄從哲給

事中王志道為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

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

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

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

差之挺繼以美姝之進終以崔文昇之藥

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為鄭氏者力鋤

其不為鄭氏者一時人心如狂但知鄭氏

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為陛下之孝

而說者乃曰為先帝隱諱則為孝此大亂

之道也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

居輦轂下時從哲輩與援甚固摘疏中不

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

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字爾瞻號南臯謚忠

介闢首善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

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

郎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群擊魏

忠賢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曰：導忠賢為惡，而攀龍趙南星竝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為義兒。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為知府，訐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以

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順昌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高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沉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時年六十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

憲授世儒官初攀龍與顧憲成

字叔時號涇陽益端

文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以靜為主操履

薦實粹然一出於正為一時儒者之宗海

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每月

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為紀綱在界全

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

一正事發一正論俱目之為東林黨人攀

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院莊烈帝嗣位

學者更修復之

臣雖削籍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

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

臨終與華鳳趙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

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大虛本

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紆此道

意不能一一也三月十六夜攀龍頓首

劉宗周書高先生帖後曰閱先生遺表及

別友人書到頭學力顧其言各有攸當弗

得草草者過告君曰願做屈平遺則不忘

君也告友人曰得從李元禮遊不負友也蓋

以數子之義自審其所處則然而非果以

數子自况也至云心如大虛本無生死先

生心与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
 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往歲嘗
 遺余書曰吾輩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
 有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此金針見血語
 求先生於死生之際者當以此為正又先
 生處化時端立水中北向倚池畔左手捧
 心右手垂下帶口不濡勺水人多異之先
 生平日學力堅定故臨化時得主張亦
 吾儒常事若以佛氏臨終顯幻之法求之
 則惑矣余懼後之學先生者淺求之東漢
 人物又或過求之二氏孤中負
 先生臨岐苦心持表而出之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中進士授福
 州推官捕治稅監高竊爪牙不少貸天啓
 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

倖清操皦然乞假歸順昌為人剛方貞介
 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
 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
 吳門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
 聘大中孫緹騎屢趣行順昌瞑目叱之曰
 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
 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回戟手呼忠賢名
 罵不絕口中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
 督事劾順昌削籍內臣李實復疏參順昌

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周宗建五人俱矯
旨逮繫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
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至吳中沸然
士民素德順昌聞其逮憤怒踣冤者塞途
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
見撫牀為慟順昌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
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語
良久令順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改囚
服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

赴使署巡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
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一鷺
懇其疏救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見
議久不決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
呼囚安在予擲銀鐙於地聲琅然衆益憤
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耶蠶擁大呼
勢如山崩緹騎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
人餘負重傷踰垣走知府寇慎知縣陳文
瑞素得民曲為解諭衆初散順昌乃自詣

使又三日北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推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嘔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七日也順昌臨死短章祈以死諫獄卒見而毀焉莊烈帝立贈太常卿詔謚忠介長子茂蘭

彭定求重刻周忠介公年譜叙曰熹宗初忠直名臣播列在朝先後排擊客魏權姦側目其勢誠不容兩立若公既解組歸田稍自韜晦以安其身要不愧為特立獨行者

之君子乃必危言覈論不櫻兇鋒而止者何也蓋公之心深恫夫宗社之將傾乾坤之幾毀徒以身隱忍自全其間則耿孤衷食息靡寧故必助眾正而樂從之嗚呼計公之年才四十三自束髮屬志縮帶論交筮仕閩南抵梧稅監典司銓政拂衣早歸扶風霜茹冰蘖其養成浩然之氣不以死生利害參其慮者有素矣遂得成仁取義為天地間不可磨滅之人孟子所謂百世之師聞風者頑廉懦立不於茲攸屬與○茂蘭明史不詳其事今節取彭南昉周端孝先生傳以附焉

端孝先生諱茂蘭字子佩號芝齋誕時父忠介夢一嬰兒自雲中下故小字曰雲方忠介官選司先生年十六承庭訓以名節

自厲忠介被逮先生尾忠介舟徒行至京
口忠介恐其俱死麾之歸屬以亟葬先世
喪先生痛哭江滸至氣絕良久乃甦已歸
忠介喪還里門先生泣血三年慘動行路
莊烈嗣位與祭葬給廕謚建祠賜額先生
以父讐未報伏闕刺血上疏請誅逆黨倪
文煥等又疏請給三代誥命時姚文毅公
見其疏血縷淋漓避席盥手閱之愀然曰
鼎湖勸進語無左證非所宜言先生曰破

舌取血更書以進得旨文煥即究擬正罪
並給三代誥命於是同難諸公贈卹者咸
得如其例云既歸遂竣兩世之葬為忠介
相擇賜塋卜吉具禮會葬者數萬人次第
督諸弟嫁諸妹舊盧湫隘昆季子姓聚居
如故既省試屢被擯或勸以廕入仕先生
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繼有詔纂修
國史閣部大僚上先生名以母老辭不應
國變後遂杜門不出晚歲尤喜靜坐喜讀

先儒語錄尤邃於易年七十餘月朔望猶走謁忠介祠年八十二而終歿前數日謂子靖曰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差可見先人於地下將屬纊復自語曰今日方間既瞑夜半有氣如雲冉冉上屬天久乃滅門人私謚端孝先生

楊漣字文弼應山人為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中登進士轉兵科給事中神宗疾大漸皇太子未得見漣與左光斗語東宮內侍

王安曰帝疾甚而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無何帝崩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帝崩漣語周嘉謨等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托少主者乃與劉一燝韓爌等共趨乾清宮漣先諸臣排闥入閣人持挺不容入漣厲聲曰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為閣人却乃入臨請見皇長子王安給選侍抱持以出奉駕入慈慶宮漣議令選侍移宮

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救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選侍遂移居仁壽殿明日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六日漣與一燝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帝亦數稱忠臣御史賈繼春以移宮一案侵漣漣因乞歸未幾起兵科都給事中天啓四年進左副

都御史是時魏忠賢已用事群小附之漣與光斗魏大中輩務植善類抑險邪忠賢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漣遂抗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入忠賢懼甚泣訴上前睿氏又力為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漣愈憤復劾之自是忠賢日謀殺漣五年逆黨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鞠之使引漣納熊廷弼

賄文吉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貧賊楊大洪
我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許顯純乃
自為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
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
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考訊躄無完
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
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
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竟出貲助
之下至賣菜傭亦為輸助其節義感人如

此崇禎初贈兵部尚書謚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中進士授御
史光宗崩李選侍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
上言爭之選侍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
召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
若輩何為者當是時官府危疑光斗與楊
漣協心建議排闥奴扶冲主朝野竝稱為
楊左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鑑如神
天啓四年拜左僉都御史漣劾魏忠賢光

斗與其謀又與高攀龍共發崔呈秀贓私及忠賢逐趙南星攀龍魏大中次將及漣光斗光斗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訶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復搆汪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為雪涕至則下詔獄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

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義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為獄卒所斃年五十一贈太子少保謚忠毅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國變後為清主所徵不起天下稱為孫徵君移家衛之共城闢兼山堂講易其間耕稼自給晚年講學夏峰北方之學者大槩出於其門稱曰夏峯先生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曰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

教騎出微行入古寺。庶下一生伏案卧。文
 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
 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
 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
 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
 耳。及左公下。厥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閣防
 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
 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炮
 感焉。一日使史更衣。草履。背筐。手長鏡。
 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
 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
 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鳴咽。公辨其聲。
 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搥皆目。光如炬。
 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
 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
 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及人構
 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
 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

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相間。史
 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
 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
 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
 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
 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
 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
 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
 上。余宗老淨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
 獄中之語。乃親
 得之於史公云。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為諸生。讀書砥
 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萬曆
 中進士官行人。天啓元年。擢工科給事中。

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疏劾大學士沈淮
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誅李
可灼等大為邪黨所仄目四年遷吏科都
給事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
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
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其門趙南星知
其賢事多咨訪是時能排東林者多屏廢
方恨南星輩次骨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
率同官上書又抗疏劾魏廣徵廣徵愠益

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盡逐南星等明年
逆黨以大中為受楊錫賄矯旨逮下詔獄
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十人比入
酷刑拷訊血肉狼籍獄卒受指與漣光斗
同夕斃之莊烈嗣位贈太常卿謚忠節長
子學泚字子敬為諸生好學工文有至性
大中被逮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
無為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邏
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貧以

完父賊賊未竟而木中斃學泮慟幾絕扶
觀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
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
禎初有司以狀聞旌為孝子

案先生被逮抵錫山景翁別於高橋之澗
申以誨言先生敬識之蓋既有得乎主靜
之學故其視死如歸者亦不讓於師也子
敬至性好學終以身殉父嗟乎有斯父而
有斯子矣忠孝
出一門感矣夫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父正苦節
自欣急人之難傾其家不惜遠近稱鹿太

公善繼端方謹慤登萬曆癸丑進士授戶
部主事遼左餉中絕廷臣數請發帑不報
會廣東進金花銀善繼督舊制金花貯庫
備各邊應用乃奏記尚書李汝華曰與其
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汝華然之
帝怒降善繼級調外任移疾去泰昌改元
復原官天啓元年清兵陷遼陽以才改兵
部職方主事大學士孫承宗理兵部事推
心任之若左右手在關四年承宗謝事善

繼亦告歸。先是楊左之獄起，魏大中子學
 洵在光斗弟光明前後投鹿太公家。太公
 客之，與所善義士孫奇峰謀，持金走閔門，
 告其難於承宗。承宗善繼，謀借巡視薊門，
 請入覲奄黨大嘩，謂閣部將提兵清君側，
 嚴旨阻之。獄益急，太公急募得數百金，輸
 之。而兩人者則皆已斃矣。至是善繼歸而
 周順昌之獄又起，順昌善繼同年生。善繼
 又為募得數百金，金入而順昌又斃。崇禎

元年，逆璫既誅，善繼起尚寶卿，陞太常少
 卿，再請歸。九年七月，清兵攻定興，善繼家
 在江村，白太公請入扞城。太公許之。六日
 而城破，善繼死。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曰：嗟
 乎！吾兒素以身許國，今果死，吾復何憾事
 聞贈大理寺卿，謚忠節。

黃宗羲曰：先生讀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
 隔礙也。故人間其所授受曰：即謂得之於
 陽明可也。先生與孫奇峯定交，楊忠愍祠
 下皆慨然有殺身不悔之志。嘗寄周忠介
 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裡尋。
 先生以封疆殉節，雖不雁奄，而其父

子與揚在二公風節相許故列諸此云爾

黃尊素字真長號白安餘姚人萬曆中進士天啓二年擢御史明年疏請召還劉宗周鄒元標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又數陳邊事時帝在位數年未嘗一召見大臣尊素請復便殿召對故事四年力陳時政十失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既而楊連劾忠賢被旨譙讓尊素憤抗疏繼之忠賢得疏愈恨時萬燝廷

杖以創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忠臣竟殞於兇豎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燝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疏入益忤忠賢意五年遣視陝西茶馬甫出都逆黨曹欽程劾其專擊善類遂削籍尊素嘗諤敢言尤有深識遠慮連將擊忠賢大中以告尊素曰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揚公有之乎一不中吾儕無噍類矣萬燝

死。尊素諷漣去。漣不從。卒及於禍。大中將
劾魏廣微。尊素曰。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
攻之急則挺而走險矣。大中不從。廣微益
合於忠賢。以興大難。會吳中訛言。尊素欲
效楊一清。誅劉瑾。用李實為張永。授以秘
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中。侍郎烏程
沈演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於是遣
使譙訶李實。取其本去。而疏入。尊素等姓
名。遂被逮。使者至蘇州。適城中擊殺逮周

順昌折尉。其城外人。并擊逮尊素者。逮者
失駕帖。不敢至尊素。聞即囚服。詣吏自投
詔獄。許顯純榜掠備至。已知獄卒將害已。
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六年閏六
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子宗義。字太冲。崇禎
初。袖長錐。草疏入京。訟寃。至則逆奄已磔。
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予謚。賜祭。葬。尊素贈
太僕卿。謚忠端。宗義既謝恩。即疏請誅曹
欽程。李實。獄竟。設祭獄門。歸治葬事。畢。肆

力於學。是時劉宗周倡道戴山，以父遺命從之游。有二弟宗炎、宗會，竝負異才。有東澗三黃之目。南都作防亂揭，攻阮大鋮。東林子弟推無錫顧杲。字子方，憲成。從子，後死難。天啓被難，諸家推宗義居首。大鋮恨之，刺骨。後大鋮驟起，遂按揭中人欲盡殺之。遂與杲竝逮。母姚氏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駕帖未出，而清兵至，得免。踉蹌還澗東，會孫嘉績、熊汝霖以師畫江而守，因糾合黃

竹浦宗族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入共呼為世忠營。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赴之。進左副都御史，俄而清兵圍建跳城中，危甚。置鞞刀待命。蕩湖伯阮駿救至，得免。時汝霖等死，宗義已失兵，日與吳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當其徙亡也，母氏尚在故里。於是陳情監國，得請鍾巒、延棹三板船，送之數十里。嗚咽濤中，遂變姓名，間行歸家。是年監國由健跳至滙洲，復召之副馮

東第乞師。日本抵長埭，不得請，後奉其
母返里門。於是始畢力於著述，復舉證人
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戴山餘緒。康熙戊
午，清主詔徵博學鴻儒學士，葉方藹厲以
詩，德懋就道，固辭以免。未幾，方藹奉詔監
修明史，將徵之，備顧問，督撫以禮來聘。時
以母既耄，期已亦老病，又辭之。年八十六
卒。海內稱曰梨洲先生。

自揚忠愍公遭刑而後，揚左高周諸君
子相尋罹於奄禍，國之元氣稍耗，殆殲
於是流賊外夷之患竝臻，而明社遂屋
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後之為人
主者，可不深鑒焉哉。

遺言類記卷之三
 三
 主皆良不...
 美善...
 亦...
 亦...

淺山
 知定

八

